

香港·严沁经典名著

该不该让他知道



香港·严沁经典名著

# 该不该让他知道

香港·严沁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该不该让他知道**

——严沁经典名著

(香港)严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2 插页 137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1—24400 册

ISBN 7-5059-1861-3/I·1293 定价:5.20 元

：“严沁经典名著”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

严沁创作经年，作品逾百，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广播故事，倾倒过无数读者。

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对众生世相，刻画入微，教人颠倒迷醉。

“严沁经典名著”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也是她非常喜欢的。

——出版者

重复又重复的排练，试灯光，试镜位之下，第一次拍广告片的范自立已经累坏了。

虽然她的身心都很疲倦，但却不能表现出来，死撑着装出精神奕奕的样子。怕工作人员，怕导演不满。

十九岁的她在 HKU 读一年级，主修英国文学。很爱读书的她并不愿拍广告片，这是妈妈替她接的工作。妈妈总觉得女儿天生丽质，外表出众，必能鹤立鸡群，艳盖群芳，将来会有了不起的成就。而读英国文学的港大生很难在这竞争激烈的大都会出人头地，自立又不肯去拍电影或电视，更不爱唱歌，那么拍广告，该是所有能令人“名成利就”行业中最正经、最严肃的吧？

自立想不出拒绝的好理由，只好硬着头皮走到水银灯下。

何况，母女俩的生活也必须由她赚些钱来贴补，只靠妈妈在“连卡佛”当女装部经理是无法令她们活得更宽裕些的。

“我宁愿多做几份家教工作。”自立说。

“累死你也赚不到几个钱。听妈妈话，拍广告是第一步，必须让大家都认为你美丽。”

“我还有第二步，第三步要走？”她温和地抗议。“我才读大一。”

“妈妈有分寸。”范志佳女士说。

自立跟母亲姓。

父亲虽住在同一城市，大家却已十多年不相往来。父亲有另一个家，另一份生活，兼顾不了已离婚的妻女。

范志佳女士很能干，是她一手把自立带大的。小时候自立名叫李蔷，离婚后她替女儿改名自立。“没有父亲的女孩子要特别坚强，要靠自己站得更稳，以后你叫范自立。”

自立却是温温柔柔的女孩。

她极美丽，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能惊艳的女孩。从小就是。

不但美丽、温柔，而且听话。现代孩子流行反叛，主观强得不得了。自立却听话。志佳说什么她都依从顺服。

“好。现在开始正式拍摄。”导演宣布。“演员们都各就各位。”

自立强打起精神走到布景里。

几十秒的镜头，浪费了她整天时间。想到明天的测验还没预备，无端端地懊恼起来。

“范自立，你在想什么？”导演叫。“集中精神，不要拖累大家。”

她慌乱起来，一连走错几步，连念台词舌头都打结。

“休息五分钟。”导演不满地摇摇头。

好在母亲志佳不在，否则不被骂死才怪。志佳对她极严，任何错误都不允许。

她站在一边深呼吸以镇定自己，抬起头，她遇见一对含笑关怀的眸子。

是个极好看的男孩子，斯文有教养的那种，穿了一身白色运动衫裤。

她微微点头，又回到镜头前。

终于导演满意收获，自立如释重负，拿起大帆布袋离开。

“嗨！”那含笑的斯文男孩走过来。“我是郝哲，你做得很好。”

“不好。”自立讲话有点倔，这只是语气并不是她的性情。

“朗尼说你是 HKU 的学生。”朗尼是广告片的导演。“朗尼

在美国念书时是我师兄，我来探他班的。”

“嗨。”她终于打招呼。

“是不是过海？若同路我可以送你一程。”

看表，若去搭巴士转地铁再步行回家，非一小时以上，更没时间看书了。

“谢谢。我运气很好。”她笑起来。

在她笑容里，他的眸子益发光亮温柔了。

“朗尼说你念英国文学。”

“只是兴趣，将来出路不好，最大的可能是教书。”她很大方。

对方是个年轻好看又亲切的男孩子，她觉得沟通得很自然。

“我才毕业回来，还没有正式工作。”

“想做什么？”

“MBA，当然走商业管理路线。”

“你并不像那一型的人。”她很意外。“你像那些导演啦，写剧本的甚至你可以当明星。”

“明星？”他笑。“你是今夜影棚中最亮的星星，吸住了每一个视线。”

“看不见。我是大近视。”

“戴隐形眼镜？”

“什么都没戴，看不清楚令我心安理得些，没那么惊慌。”

“惊慌？难道你不爱拍广告？”

“我——只想好好念书。”她犹豫一下。“但也必须赚点钱支持自己。”

“也不错。我在美国念书也打工，在麦当劳，在油站，在餐

厅,有什么做什么。工作中也可以学习。”

“那——很好。”“很好?和你有什么不同?”

“我——”她欲言又止。“哎,我到了。”

“再见。”他亲切地拍拍她。“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

她不置可否地微笑而去。

母女俩在电梯相遇。

“去林阿姨家打了八圈牌,”志佳望着出色的女儿,“你觉得拍广告好吗?”

“完全不适合我,好辛苦。”自立苦笑。“我根本不会做表情。”

“一次生两次就熟了,下次会好些。”

“还有下次?”她叫起来。

“怎么没有?”志佳诧异地瞪她一眼。“你这么漂亮,他们到哪里去找更好的女主角。”

“妈妈——”她小声抗议。

“听妈妈讲,不会错。”志佳极有自信。“我们不会一辈子过这种苦日子。”

“现在苦一点没关系,等我毕业做事就会一切改观,我们会越来越好。”

“等你毕业。”志佳轻轻笑起来。“就算你当港大教授又能赚多少钱?我不是指这些。”

“我没有野心,能教中学已经很好,很多人就这样养妻活儿,我们当然也能。”

“傻孩子。”志佳摇头不语。“别说那么多,不是明天要测验吗?”

在校园里,自立最安祥舒适自然。虽然她是众多同学的视



线焦点,但她感觉到那是善意的,倾慕的,不会令她不安。

她没有男朋友,连稍接近的男同学都没有。也许太漂亮的女孩令人自卑,大家只敢远远欣赏而不敢接近。

她不介意。她根本无意结交异性。

放学后,她独自步出校园。她的温婉可人并没有令她得到同性友谊,她是独行侠。

校门外有辆似曾相识的车。

“嗨!范自立。”郝哲伸出带阳光的笑脸。

她意外,却也欣喜。

他是个令人愉快的男孩。

“嗨。”

“我来接你。我运气极好。”

“怎么知道我现在放学?”

“并不难打听。”他定定地望着她。“很想见你,我就来了。”

“你还没工作,太闲。”

“不。极想见你。即使有工作,我必也要请假来见你。”

“哪能有这样的。”她笑得欢畅。

“我有这决定,便一定要做。”

“太极端,有点可怕。”

“我的年龄暂时还能让我任性,现在若不做,年纪大了怕没机会。”

“我从来不任性。”

“很少女孩子像你,尤其现代。”他又看她。“你很难得,拍一天广告仍能沉得住气。”

“不忍耐怎行?我拿了人工。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朗尼说下一个广告仍是你拍。”

“你和导演没有别的话题？”

“是我一直追问，我希望知道你的事。”他很真诚，坦白。

“我很简单，还没有受污染。”

“学校原是保护罩。”他用征求的口吻。“我能请你看场电影吗？”

“有什么好提议？”

“其实——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友谊虽开始得这么平淡，他们却像溪里的两尾小鱼，时时愉快相聚，看一场电影，吃一餐晚餐或喝杯咖啡。

“工作已决定。”郝哲说：“在家美资银行做市场分析主任。”

“很好啊。什么时候上班？”

“这个月十五号，还有一星期假期，我计划去离岛旅行。租一间度假屋住三天，你，可有空？”

“我要上学。”她不置可否。

“星期五你没课，我们可以星期四下午启程，星期天回来。”

“妈妈同意才行。”她认真地。

“我陪你一起问她。我很诚意。”

她吓一大跳，他陪她一起？志佳甚至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个男朋友。算是男朋友吧？

“不不，我自己问。”

“你总要我见她，”他了解一切，“让她看见我，或能增加她信心？”

“现在不是时候，妈妈的脾气与人不同，我并不那么了解，我没有把握。”

“不要把她讲得那么可怕，我不担心。”

“你不懂。”明眸中并无笑意。

“有机会让我懂的，是不是？”他靠近她。

她微微退着，带着警惕的神色。郝哲是她第一个正式男朋友。

“那么我去订度假屋，买船票。”他说。

“好吧。”她犹豫一下。她根本没信心。

他凝视她一阵，温柔地说：

“我不勉强你，你不要觉得是压力，她不许你去也没关系。我有信心和诚意等。”

她很感动，那柔美的微笑更动人了。

郝哲沉浸在她微笑中，他知道自己越陷越深，完全无力自拔，也不想自拔。

遇见自立，简直就是追到了梦中的理想，他从不以为真实的世界有自立这样的人，他何其幸运。

何止幸运，他还幸福。

晚上，自立面对着母亲。

“这阵子你好像特别忙。”志佳说。她的声音平淡，语气却严。

“我只是看电影。”

“每天都看？”志佳看她一眼。

“不。有次是朗尼约我。”她心中不安，胡乱说。

“朗尼？那个广告片导演？”志佳的声音提高了。“他约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去应约？他绝对不是你交男朋友的对象。”

“不不不，不是男朋友！”她大吃一惊。“我们谈下一个广告。”

“哦！”志佳放缓了声音，凌厉的眼睛还在自立脸上转一圈。“只谈广告。”

“对。而且还有他在美国的同学郝哲。”她聪明自然地提到郝哲的名字。

“郝哲又是什么人？”

“好像在家美资银行做事，不是太清楚。”

志佳没有再问下去，显然对这样的小人物没有兴趣。

“你要慎选身边朋友，尤其是男的。”

“根本没有人敢追我。”

“不是不敢，是那些男孩身份背景不对，自惭形秽。”

“怎么会呢？我又不是富家千金，人家只当我拍广告片的人虚荣。”

“这是什么话？”志佳拍一拍桌子。“你美丽出众，才有人找你拍广告片，你有这潜质。与虚荣有什么关系？那些人少见多怪。”

“朗尼说我表情太木，精神又不集中。其实我并无潜质。”

“有外表也就够了。在香港找你这么标青的女孩，也怕十万人中无一。”

“癞痢头的儿子自己的好。”

“胡说。明年我要你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不——”自立惊天动地地大叫起来。“万万不能，绝对不能，我不参加。”

“我已经在家模特儿学校替你报名，你去学台风和走路。”有点命令语气。

“妈妈，我什么都依你，但千万别逼我上台选美，我不能接受公开被人品头论足。”

“这是成名的最佳捷径，一夜成名，全香港最漂亮的女孩，飞上枝头当凤凰，然后——”

“妈妈，不要幻想得那么好，这会令人痛苦。再说，漂亮女孩多得是，我不一定当选。”

“没有人比你美丽，”志佳固执地，“我要你短时间成名，有了名跟着就有利。”

“妈妈，我答应你，以后我赚的钱全交给你，请别逼我选美。”

“你这蠢孩子，香港哪个女孩不想名成利就？唯独你例外，”志佳非常不满，“做妈妈的还会害女儿？我一生的希望都在你身上。”

“妈妈——”自立眼睛红起来。

“先去模特儿学校上课，选不选香港小姐是另一件事，反正还早，以后再讨论。”

自立知道不能再说下去。母亲心意已定。

她很爱志佳，毕竟是辛苦养大她的母亲，她的痛苦是志佳常逼她做些莫名其妙的事。她若再去参选港姐，同学将以怎样的眼光看她？还有郝哲。她更加不安。

“妈——同学要我参加周末离岛旅行。”

“同学？哪些同学？”

“全班全系同学。”她吸一口气，第一次在母亲面前撒谎。

“什么时候？”志佳的口气并不严厉。

“星期四晚上去，星期天回来。”

“住三天三夜。”志佳想一想。“既是全体同学，你就去吧！免得他们孤立你。”

想不到这么容易就被允许，她喜出望外。

“下星期开始我会努力去模特儿学校上课。”她天真地回应志佳。“我一定用心。”

志佳笑了，她也心满意足。

星期四，放学后她回家换衣服拿行李和一些预备好的干粮，随郝哲出发。

在轮渡上，两人都充满喜悦。尤其自立，第一次得到这么自由的机会，陪伴的还是个赏心悦目，心中喜爱的男孩子，她很满足。

她的理想是将来找个心爱的伴侣，过一世无忧而平静的生活，而伴侣——她把视线移到郝哲脸上，他是理想的。

她喜欢他，甚至偷偷爱上他。

那是一层七百尺的度假屋，两房一厅，家具厨具一应俱全，布置得像个小家庭。

“这是你的睡房，这是我的。”郝哲分配着。“快快休息一阵，吃些东西，我们去海滩。”

“我不累，可以立刻去。”自立像小女孩般兴致好高。“我喜欢晚上的海滩。”

“游过夜水吗？或裸泳？”

“都没有。香港怎能裸泳？”

“在美国读书时，学校里有个很美的湖，有一晚我们几个男同学心血来潮跑到湖里游夜水，反正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解除身上束缚，你一定想像不到，赤裸裸被温柔的湖水拥抱，那感觉太美妙，美妙得无法形容。这记忆直在我深心里面。”

她摇着头不置可否，她也会偷偷想象裸泳的感觉，但绝不是跟他一起试。她无法接受这么开放的思想。

喝了点饮料，他们到海滩。

海滩还有些其他人，决不是他们想象的，又不敢走得太远，怕有危险，所以也感觉不到什么浪漫气氛。

“想不想宵夜？”他提议。

“不行，我要保持苗条，下星期还要上模特儿课。”

“没听你说起。”他轻轻挽着她。

“妈妈才替我报名。”她摇头。“她喜欢。”

“一直让母亲安排你的生活？”他很意外。

“我们母女相依为命，我习惯听她的。”

“无论她安排什么都接受？”他望着她。

“不。不一定。”她想着明年选港姐的事，心中涌上一阵不快。“我有权反对。”

“反对过吗？”

“没试过。”她笑。“妈妈又不会害我。”

他想一想，摇摇头轻叹一声。

“现代已没有你这样女孩。”

“也不是这么说。我太没野心，也没目标，妈妈比较看得远，比较有计划。”

“她想你做什么？”

“不知道。我却只想当中学英文老师。”

“要学习安排自己。”他想一想才说。

“有妈妈在，我永无机会。”

身边有人走过，他们停止谈话。走过的人都仿佛惊羡地望着他们俩，他们知道，外型上他们两个是甚为出众的。

即使在美丽的女孩和漂亮出色的男孩群中，他们仍是最鹤立鸡群的一对。就像小说电影中的人物般赏心悦目。

“四周人的眼光令我感到骄傲。”他说。高大英伟的男孩竟亦有他的稚气。

她有同感，却不说出来。

她不愿这么快让他看出心意。她保留。

“你想过若有人找你拍戏，你会答应吗？”

“不不，绝不答应。”她掩着嘴。“我表情太木太死，没有表演天才。”

“你比所有银幕上的女人都出色。”

“没有人比得过林青霞。”

“你可以。至少并驾齐驱。”

“不要恭维我，我知道自己的事。”她笑。“我三百多度近视，没带眼镜。”

“你看清楚我了吗？”他惊叫。

“自然。”她故意把脸凑近些。“若不看清楚你不会跟你同游。听过一首歌吗？”

他愕然。

“现代爱情故事。有什么看法？”她问。

“很奇怪的问题。”郝哲想了一阵。“很现代，很现实，很真，其实却无情。感情上我比较传统。”

“什么叫比较传统？”

“我感觉强烈。会爱得很深，会受伤很重，然后还会恨——若有人负我。”

“那岂不可怕？”她笑。

“我要求真诚。”他再想一想。“真诚会使一切公平，公平之下或者我不会受伤。”

“岂不矛盾？”



“是。爱情根本很矛盾。”他温柔深情地望着她。“当我遇到对方，我付出一切，我希望得到同样的，这就是公平。”

“所有爱情都公平，当初谁都付出真诚。”

“后来的发展却各不一样，所以爱情的事不能一概而论。”

“你是理论家。”

“也是实践者。”他轻轻在她脸上印下一吻。

没有退缩，没有拒绝，自然得很是温馨。

“你对爱情有什么要求？”他问。

“一样没有野心，我根本是个没野心的人。”她黑如星辰般眸中尽是坦率。“我爱他，他爱我，这就够了。”

“没有条件？”

“没有想过！”她呆怔一下。“重要吗？我只知道，将来的他一定不会差，我有信心。”

“信心何来？”他盯着她看。

“也许我本身也不差。”她清纯地笑。“我大学毕业，模样也不错，对象怎会差到哪里？”

“这差与不差的界限在哪里？”

“你怎么总问这方面的事？”她瞪大眼睛。

“我担心自己不及格。”他眼中却是自信。

“第一眼不顺眼我根本不会理对方。”

“第一眼看见我的感觉是什么？”

“说真话，没看清当时灯光太强，我又是近视妹，只觉得有人望着我笑。”

“一个面目模糊的人望着你笑。”

“没有人说过你是个好看得过分的男人？”

“若我过分，你更美丽得过分。”他握住她的手，轻轻说。